

三个阴谋

Sange Yinmou

张望/著



重庆都市作家丛书

三个阴谋

Sange Yinmou

张望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三个阴谋 / 张望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
2016. 6

ISBN 978-7-229-11256-1

I. ①三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1894号

三个阴谋

SANGE YINMOU

张 望 著

责任编辑: 刘 喆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装帧设计:  周 娟 廖明媛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265千

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1256-1

定价: 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。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重庆都市作家丛书

编委会

主 任：陈 川

副主任：冉 冉

成 员（以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丁世忠 王明凯 冉 冉 卢延辉

刘清泉 李 钢 李显福 李海洲

余德庄 陈 川 赵兴中

谨以此书，献给警校毕业后走上
公安刑侦前线的战友们。对于他们来说，
今后的岁月，将是血与火的岁月！

第一部 珍邮阴谋	1
第二部 彩票阴谋	63
第三部 爱情阴谋	147
附录一 张望创作散论	293
附录二 巍巍警魂	307
后记	311

珍邮阴谋

Zhenyou Yinmou

第一部

1

刑警重案队的谢飞，偶然闯进了海蓝蓝夜总会。

早春二月的一天傍晚，谢飞在重庆市中心——解放碑一带跟踪一个扒手。那个小偷发现了他，直往人群熙攘的地方挤，最后在海蓝蓝夜总会附近不见了。谢飞觉得那个家伙钻进了海蓝蓝夜总会，就疾步追了过去。他抬头望了望门前的灯箱，见夜总会设在五楼，就径直乘电梯上楼去了。可是，他钻进夜总会，找遍了里面每一个角落，也没有发现那家伙的踪影。就这样，他跟踪的人断了线。

谢飞为此懊丧不已。

他本想转身就走。可是，他转念一想，闻名重庆的海蓝蓝夜总会，平时从未光顾，今日来就来了，说不定，还会遇上心中的偶像呢！

谢飞要了一杯绿茶，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。

这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，方正的脸，黑黝黝的；粗硬的发，剪成平头。上穿黑色皮衣，前襟敞开着，露出里面的灰色毛衣，既潇洒得体，又朴素大方。看上去，他有点爱笑，厚厚的嘴唇每每一张，总给人憨厚的印象。他的父母都是教师，他却从小就想当警察，高中毕业后毅然填报了警校。警校学制短，只有两年在校时间。当他从警校毕业，分配到公安局刑警重案队时，他仅仅二十出头。刑警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是机智勇敢者，是当代福尔摩斯。不过，他却是普通人，跟老百姓差不了多少的普通人。单说破案吧，他入警四年多，除了捉到过几十个小偷扒手之外，还没有侦破过一起像模像样的大案呢。

夜总会里，轻歌曼舞，流光溢彩。

谢飞坐了一会儿，自觉没趣。这种环境，与他真是格格不入啊！

他准备抽身离去。

“先生，可以坐这儿吗？”

恰在此时，他的耳畔，响起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。

谢飞侧过身，只见身后站着的是一位年轻姑娘。她穿一套乳白色套裙。在七彩的灯光下，她那漂亮的脸蛋和窈窕的身材，显得楚楚动人。

谢飞暗想：姑娘真纯洁、真美丽啊，就像心中的偶像一样！今晚，咱不虚此行！

“这儿没人，请随便坐！”

谢飞指了指身旁的空椅子。

姑娘礼貌地道了谢，在谢飞身旁坐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稍稍扭头，微微侧目，眼睛一眨不眨，紧盯着谢飞。

“先生，等舞伴吗？”她开口问道。

“不，就我一个人。”谢飞回答道。

姑娘打了一个抿笑。

“那么，我们跳一曲舞，好吗？”

邀舞的事，本该男子主动。如今，姑娘率先提出，男子应该显得大方才是！谢飞站起来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随后，他就牵着姑娘纤细的手，缓步步入了舞池。

鼓声，咚咚咚；脚步，嚓嚓嚓。两人踏着鼓点，跳得很合节拍。

一曲过后，接着的一曲，是柔和舒缓的华尔兹。舞厅内的灯光，倏地暗下来了；舞池内的脚步，也逐渐地慢下来了。

姑娘把胸部向前一挺，面朝谢飞，嫣然一笑。

“先生，怎么称呼呢？”

“我姓谢，叫谢飞。”

“啊！谢——飞——”姑娘声音悠长，“多好的名字啊！”

“你的名字呢？”

“我的名字？”姑娘眨巴眨巴眼睛：“啊啊，你叫我桃桃好了！——”

桃子的桃，认识我的人，都这样叫。我听着——亲热！”说到这，姑娘顿了顿，随后追问了一句：“先生，你在哪里发财呀？”

这种场合，暴露警察身份，肯定不妥。谢飞准备同她开一个玩笑。

“自己开了一家公司。”他调侃地说。

“哼！”姑娘鼻孔一抽：“依我看——你根本不像是公司老板！我瞧你，贼眉鼠眼的，倒像是一个——警察！”

谢飞憨然一笑。事已至此，看来，他只得把谎话圆下去了。

“真是自己开公司，搞广告设计。”他装作诚恳的样子，认真地解释道。

姑娘一听，蓦地来了精神。她挺挺前胸，圆润丰满的乳房，紧贴着谢飞。她似乎想让谢飞明显地感到，她的心脏，扑腾扑腾地，在为他跳动。

“哟，谢老板！”姑娘提高嗓门，尖叫了一声，“你大公司的经理，到夜总会来，不会是白来吧？”说到这里，她眨巴眨巴眼睛，把小嘴附在谢飞的耳边，十分温柔地说：“你，想不想——找点感觉呀？”

谢飞一时听得有点儿糊涂。

“找感觉？找啥感觉啊？”

姑娘嘟起小嘴，在谢飞脸上来了个吻。

“你是真不懂，还是假不懂哟？找感觉，就是做业务嘛，——大凡是男人和女人都要做的那种事情呗！你看，我这身段，这脸蛋，哟哟哟，还行吧？”

扑通！谢飞发现自己掉进了冰窟窿，心都凉了半截。

“找感觉”“做业务”，叫我嫖娼啊？哼，肮脏！可是，这个姑娘从嘴里说出，竟坦然自在，脸都不红。没想到，这个看似纯洁，看似美丽的姑娘，却是一个卖淫女。要是以往，谢飞肯定会给卖淫女一个下马威，把她送进派出所。但今天，情况特殊，谢飞不想那么做。另外，他还有点儿担心，卖淫女投诉他“钓鱼执法”。嗨！看来，他

只得往下装下去，看这个卖淫女的葫芦里，还装着什么药。

“小姐，啥价呢？”

“通价嘛！”

“地点呢？”

“KTV 包房啊！”卖淫女回答道。说到这里，她下身一顶，挑逗了一下谢飞：“还可以边看录像，边做业务，爽吧！”

谢飞听到这里，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恶心。

“小姐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兴趣！”他冷冷地回敬了一句。

卖淫女一听，甩开谢飞的手，扭头就朝黑暗处走。哼，财迷一个，干滚龙一条，哪个小姐会陪你这样的人跳舞啊，跳也是白跳！她把谢飞一个人丢在舞池中央，让周围成双成对的舞友盯着，尴尬得很。

谢飞嘴巴一瘪，喉咙里哼哼两声，忿忿地坐回到原来的位置。

他端起咖啡，咕噜噜，喝了一大口。哼！今晚一切都不如意，那里刚刚掉了线，这里又碰上了卖淫女。他再没了好心情，独自呆呆地坐着。

舞曲，一次又一次地响起，他都浑然不觉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谢飞的心情平静下来。他站起身，想抽身离去。

“抓住她！抓住她！她偷我东西！”

突然，离谢飞不远处，传来一阵十分急促的呼叫。

一个姑娘穿过人群，朝夜总会大门口，疾步奔去。在她的身后，一个男青年紧追不舍。

谢飞认出，姑娘正是桃桃。

夜总会门前，站着几个青年男女。他们不但没有拦住卖淫女，反而侧身让开一条路。

谢飞不知是怎么一回事。他拨开人群，抢了过去，想看个究竟。当他抢到夜总会门前时，卖淫女已经登上电梯下了楼，男青年正站在

电梯门口不知所措。谢飞把男青年的手臂一带，拉着他的手，顺着楼梯，朝楼下冲。

谢飞和男青年冲到楼下，只见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哪有卖淫女的影子。

“兄弟，你被偷了什么东西？”谢飞问男青年。

男青年张张嘴，欲言又止。

“讲吧，我是警察！”

男青年一愣怔，手足无措，慌慌张张。

“啥也没被偷，啥也没被偷。”男青年说完，转身就朝大街上走。

谢飞皱起眉头。嗯？真奇怪！他刚才还大声喊叫被偷了东西，一听说是警察，便说什么也没被偷。

这里面，肯定有问题！

“站住！”谢飞大喝一声。

男青年转过身，杏眼圆睁，怒视谢飞。

“干啥？想打架呀！”

男青年话音刚落，身子向下一躬，双臂朝上一抬，使了个老鹰展翅的姿势。显然，男青年自高自大，他把对手谢飞看成了一只小鸡，伸手可擒。

呼啦一声，男青年十分凶猛，直扑谢飞。谢飞避其锋芒，身子往侧一歪，将男青年让了过去。男青年扑了个空，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。他气呼呼地爬起来，嗖地从腰间摸出一把锃亮的匕首，对准谢飞的腹部，一阵胡扎乱刺。谢飞左躲右闪，最后瞅了一个空，擒住了男青年的手腕。突然之间，谢飞右拳变掌，狠命朝下一劈。

当啷！匕首，被击落在地。

男青年还没回过神来，谢飞又利索地掏出手铐。只听咔嚓一声，男青年的手腕，被铐得严丝合缝。

显然，这个男青年有违法嫌疑。当晚，谢飞把他押回刑警重案队。随后，他给搭档何扬打了一个电话，叫他立即赶到队里来。

2

夜里十一点钟，何扬正在家里忙着洗脸睡觉。他想，谢飞这时候打电话叫他，一定有案子。

他马不停蹄地赶到队里来了。

刑警重案队，设在大坪的一座旧式四合院里。

四合院不大，由七八间小平房与中间一个小天井合围而成。小平房是六七十年代修建的青砖瓦房，毫无现代气派。但是，四合院却打扫得非常干净，地面一点垃圾都没有。

天井中央，栽着五六株高高的杨槐树，树桩约有面盆那么粗，人的两手一围就能围住。如果把逮住的小偷铐在树桩上，挣都挣不脱，除非小偷把杨槐树连根拔走。显然，那又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刑警重案队那帮小子，每次逮了坏人回来，就是这样往杨槐树上一铐，然后放心睡大觉去。他们私下里调侃说：这叫就地取材！

何扬赶到刑警重案队时，谢飞正是这样把嫌疑人——那个逮来的男青年——铐在树桩上的。

何扬与谢飞年纪相当，也是二十来岁。他中等个子，脸宽且大，长满青春痘。他的性格开朗活泼，爱说爱笑，人还没跨进办公室，笑声已经飞进来了。

“咯咯咯……咯咯咯……谢飞，你今晚又捉了个啥小偷哟？咯咯咯……”

谢飞坐在办公室里，埋头看材料。见何扬进来了，他站起身。

“何扬，别开玩笑！我马上把人带到审讯室去，你准备好纸笔，到审讯室来作记录。”

谢飞说着，从办公桌上拿起手铐钥匙。他走出办公室，来到小天井里，打开男青年的手铐，把他带进了审讯室。

何扬拿起一叠纸、一支笔、一瓶墨水，跟着走进了审讯室。他见谢飞“周吴郑王”地坐在审讯桌前，就赶紧凑过去，铺开纸，吸饱墨，准备记录。

男青年坐在墙角矮凳上，头颅高昂，龇牙咧嘴。他并没有把眼前这两个毛头警察，放在眼里。

谢飞没有理会他这副丑态，不紧不慢，开始讯问。

“姓名？”

“孙学武！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二十三岁！”

“职业？”

“神风武术队教练！”

谢飞问完基本情况，心想：原来是武术队的，学了两招拳脚，怪不得气焰嚣张。对付这样的家伙，得单刀直入！

“孙学武，今晚，你在夜总会耍啥花招？”

“我没耍啥花招，你们公安凶，把我揍了一顿不说，还把我铐到刑警重案队来关起。哼，你们公安凶！”

“胡说！”

谢飞提高嗓门，大喝一声。他站起身，走到孙学武面前，抡起巴掌，啪地扇了孙学武一记耳光。

“当时，我就给你表明，‘我是警察’！可你，还要同我打架！”
谢飞提高嗓门。

孙学武的脸上，腾起五根红道道。

“耶——公安局里有兴打人吗？要打的话，我们到外面去打！”

他用手摸摸脸，心里一万个不服。

在讯问中殴打被讯问人，是公安纪律所不容许的。聪明能干的警察，往往是用智慧去撬开被讯问人的嘴巴。这些常识，谢飞也懂，但他就是记不大住。此时，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绝不能让此人在气势上胜过自己！

“孙学武，”谢飞提高嗓门：“我们跟踪你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！你做了什么违法的事，不竹筒倒豆子彻底抖搂出来，出不了刑警重案队的门！”

孙学武的脸色变了，变得比纸还要白。他的手不停地颤抖，发起了“鸡爪风”。

谢飞看出，此人没同警察打过交道，只需三言两语，就傻乎乎地被镇住了。经常同警察打交道的老油子，根本不吃这一套。

谢飞决定给他一个台阶下。

“不过——”谢飞放缓了口气：“你只要把事情给我们说清楚，还是有出路的。我们的政策，‘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’，这你也是知道的！”

“警察兄弟，”孙学武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可我……可我听说，现在……现在的政策是——‘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；抗拒从严，回家团圆！’不知……不知……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呵？”

何扬一直在作记录。听到这里，他停下手中的笔，想帮帮腔了。

“这纯粹是违法分子的胡说八道！”何扬睁大眼睛，忿忿地说：“孙学武，如果你同公安机关抗拒，只有走进死胡同！自己做了什么事，还是抓紧时间交待吧，这才是唯一出路，是阳光大路！”

“警察兄弟，”孙学武上下嘴唇直打哆嗦，浑身不停地颤抖：“我说……我说！我……我……我偷了人家一枚珍邮！”

孙学武瞟了一眼两位警察，见他们成竹在胸，不慌不忙。看那模样，两位警察定然知道了自己的全部底细。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赖下去了。再赖下去，他真会走进死胡同。于是，他定定神，道出了真相。

事情，是这样的——

孙学武是个集邮迷，想通过集邮发大财；可是，集邮多年，从来没有集到一枚有价值的邮票。几个月前，他认识了一个美籍华人。美籍华人自称集邮家，了解世界各地的珍邮行情。美籍华人告诉孙学武，他来重庆，是为寻找一枚世间罕有的珍邮。

美籍华人还道出秘密：在重庆茄子溪，有一户白姓人家，多年来秘藏着一枚珍邮。

美籍华人叫孙学武去偷出这枚珍邮，答应付给他五万美元酬金。

孙学武见这笔生意做得，比他在集邮市场上闯荡强过百倍。于是，他就去了几趟茄子溪，打听到白家的住址，掌握了白家的活动规律。

随后，孙学武瞅准白家没人，翻墙进入了白家……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谢飞紧紧追问。

“大约半个月前，2005年2月15日。”孙学武回答说。

“珍邮呢？珍邮现在在哪里？”

孙学武叹了一口气，脸愁得像皱巴巴的苦瓜。

“唉！警察兄弟，你们不知道，前段时间，美籍华人回美国去了，走前我们约定，今天晚上十点整，我和他在海蓝蓝夜总会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我心里急，去得早了点，有一个自称桃桃的小姐来请我跳舞。桃桃问我做不做业务，我经不住诱惑，就同她进了包房。因为耍得高兴，我忍不住给她讲了珍邮的事，还拿出珍邮给她看。珍邮装在一个陈旧的小纸盒里，小纸盒我随身放在裤包里。做完业务后，桃桃先穿好衣裤，趁我不注意，就从我的裤包里把小纸盒连同珍邮，一起偷走了。”

桃桃！——就是那个卖淫女啊！谢飞的脑海里，打了一个激灵。

桃桃的面目，像电影特写镜头，倏地在谢飞的脑海里，过了一遍。但此时此刻，容不得他多想。

“孙学武，你过去认识桃桃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美籍华人呢，他在哪里？”

“现在？现在他在哪里我就知道了。但是，我想，他既然是集邮家，为了这枚珍邮，肯定是不善罢甘休的。”

讯问，到此结束了。

孙学武被押送到候审室，交给值班警察看守。

谢飞和何扬钻进办公室，仔细查找珍邮案件的报案记录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。他们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：过去，从来没有听说过珍邮失窃案啊！难道，是这家伙吹的天方夜谭吗？这样的事，在工作中，也曾遇到过的。有的违法人员，为了开脱自己，常常声东击西，编造根本不存在的假案。初听起来，案子大得惊人，警察暗自高兴。接下来，警察费尽心机一查，案子根本不存在。最终，警察被气得吹胡子瞪眼睛。

这起案子，得去茄子溪核实情况……

第二天下午，谢飞和何扬一同乘公交车，赶到了茄子溪。

茄子溪，是地处长江之畔的偏僻小镇。虽然仅有两三条石板街，但街道整齐划一，别具一格。

两位警察来到街口店铺，向店主略一打听，很容易地找到了白家。

白家，在小镇的尽头。一座青砖碧瓦的古朴小院，格外打眼。小院的大门，半开半闭着。

两个警察来到门前，向里探探头。

小院里，花草葱茏，欣欣向荣。繁花绿叶中间，有一位姑娘手持剪刀，咔嚓咔嚓，咔嚓咔嚓，正忙着修剪花枝。由于她背对着大门，谢飞和何扬看不见她的面容。

两位警察一前一后，踏进小院。

听见身后脚步响，那个姑娘慢慢地转过了身子来。

“嗨，白小燕！”谢飞一见，惊呼了一声。

“哎呀！谢飞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